虞初志

鶯鶯傳

虞初志　[illegible]　元稹撰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illegible]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

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
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
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
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
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
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
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
人崔氏之家財産甚厚多奴僕旅寓惶

駭。不知所抵。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
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
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
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
目之復謂白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
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
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
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

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

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

貉自號抱性不衒合或時務綸閒居著
其源歸不爲當年務有所發揮實一無
閒暇不自持數自來行忘也會意無恐
不能逾旦暮若幽棲氏而要納柔開名
則三數月閒索我於桑榆之際矣爾果
謂我何姍曰崔之最順自保無所事者
可以非詩犯之下人之聯圖難人象然
而黠屬文往往況吟章句然纂者文之

若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樹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

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柰何因不令之婢信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

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眞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猶寢忽有人

覺之驚歎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同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治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

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眞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

之情則固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繼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覩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

斂靜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
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恒若不識喜
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
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
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
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
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
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

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
沒身之憾其存終矣又何必戚溪於曲
行然而君既不擇無以奉寧君當請載
耆鼓琴觴時羞頻所不能及令且往矣
既君此誠困命拂琴鼓霓裳羽衣聲不
數聲哀苦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
皆歔欷權亦遽止之授琴泣下流連趣
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解來

戰不勝遂止於京國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服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枚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振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

有所失於讀諱之下或勉爲語笑開霄
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
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壽帶幽
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
甚遥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
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數
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
固不渝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

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鄰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詒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懷含歎何言儻仁人用心俯遂幽力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

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眞此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

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眞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

空遥天初縹緲低樹漸葱朧龍吹過庭
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
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
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綉
龍瑤釵行綵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
浦將朝碧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
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
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

戲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
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
豐無力慵移履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
點髮亂綠葱葱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
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
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
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苒
苒旭日漸曈曈乘鶩還歸洛吹簫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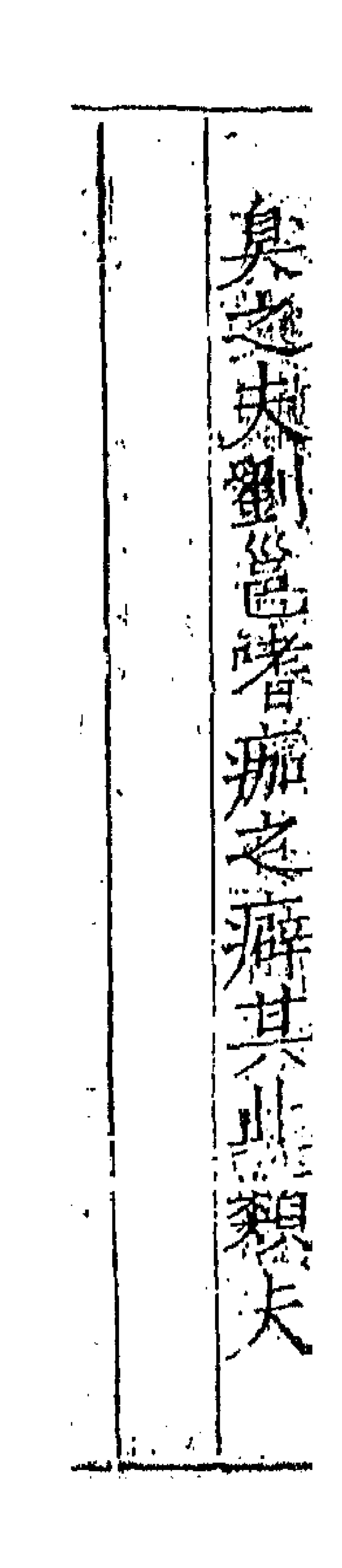
高。衣香猶樂靡。粃膩尚殘紅。纍纍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度。天高那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至絶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不為雨為蛟為螭吾不

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僇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娶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知之潛賦一章詞曰

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
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
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
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
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
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矣余常於朋會
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爲爲
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

於余請安里弟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元微之通其從母之女假張生以自表宋王銍性之辨之詳矣至元王實甫氏易之以詞而愈失其眞近世妄人則又改而爲南曲淺陋可笑士顧有樂觀者吾不知其何取也海上逐



臭逐夫劉邕嗜痂之癖其亦類夫

霍小玉傳

蔣防撰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

性便儇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
風挾觴推爲渠帥嘗受生誠託厚賂意
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
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
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
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
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
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

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于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

兒郎格調相稱者并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

不諸也。徘徊之間。至于亭午。遂命駕疾
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
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
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
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
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
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李郎入來。急下
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

愕然不敢進。逡巡。鮑許。淨持下堦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倘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

即令小玉自堂東閤子中出來。生即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曜。轉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

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彊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為巫山洛浦不過也中霄之夜玉忽流涕觀生曰妾本倡家

自知非匹。今以色衰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

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

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

異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輙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未至家

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裴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為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迴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遥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

數訪音信虛詞詭説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絶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遺親鄉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

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
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
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
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
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
悒怏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
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
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

此處裵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潜卜靜居不令人道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盃盤餘語曾不相聞每得生信必誠告於[illegible]玉

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
既至崔且以誠告玉玉且歎曰天下豈
有是事乎遍許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
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耻忍割
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
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寃
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
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

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
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
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
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
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
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
下宜為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
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

唯見一剪頭胡鄒徐徐撥撥猶待聊聽之餓
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耶某族本
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
公聲華常思覯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
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
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要
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述更相歎
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

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弊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疾走推入車門便令鏁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于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

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毋粧梳毋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僶勉之開奩為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沉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歘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慼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

復擁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欷頃之有酒餚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復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於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

君令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盃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毋乃舉屍寘于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瘞之夕生忽見玉繐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

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于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繞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

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裡有輕絹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觜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

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廷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逆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己以肅清閨閫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周迴

封署歸必詳覗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劒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霍小玉傳終

柳氏傳

天寶中昌黎韓翊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翊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艷絕一時喜謔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翊爲宴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適意

爲李生壽重翃無所悋惜後知其意乃具饌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翃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生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翃之費翃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翃

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屏居閑處柳氏謂翃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侍君之來也翃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

盧節度淄青表籍翃名請爲書記洎宣
皇帝以神武返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
氏以練囊盛麩金而題之曰章臺柳章
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
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
右淒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
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
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

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延佇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駁牛駕輜軿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為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

授之曰當遂求訣願實誠念乃迴車以手揮之轉袖搖搖香車轔轔目斷意迷失於魂覓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强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劒言曰必有故願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後一騎從逕趁延

利之第候與出行畢辭乃被袵執轡犯
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
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昇堂出翊札
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脩忽乃至
引裾詣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
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
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大驚曰
吾平生所爲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

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翃文
刻參佐累彰勳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
阻絕兇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
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
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
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
柳氏歸於韓翃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
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

氏宜還韓翙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翙翙後累遷至中書舍人然卽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柳氏之蹟予嘗見其畧於本事詩晚得許堯佐斯傳頗爲詳備因校入集俠之義烈偉矣翊之會覯奇矣亭獨惜夫柳之失身不能自裁以爲翊光也或者徐柳先事奔往不當以是望之矣由死報見智氏之豫讓則爲之而何怨乎柳氏嗚呼此綠珠碧玉之所以不易得與

非煙傳

皇甫枚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纔弱冠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神氣俱喪

廢食息焉乃厚賂公業之閽以情告之閽有難色復為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煙閒處具以象意言誘非煙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箋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

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豈鄙武生麤悍非良配耳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媼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

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
思輕雨洒幽襟百迴消息千迴夢裁作
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
憂瀟恐事泄或非煙追悔春夕於前庭
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
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
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
煙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

因授衆以遠蟬錦香囊并碧苔戲詩曰
無力嚴粧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
來羸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
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煙幽思增疾
乃剪烏絲簡爲廻緘曰春日遲遲人心
悄悄自因窺覷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
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況又
闘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氷雪之妍姿

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
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
惝怳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
篇詩因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對蟬錦綠
蛾嚬叩頭與報煙卿道第一風流最損
人閒媼既得迴報徑齋詣煙閤中武生
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
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煙拆書得

貽欵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女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與魂交親謔猶近也於是闔扉延愰為書曰下妾不幸並影而孤中閨為嫉妬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釭挑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

遥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閑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閽媪。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煙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静室焚香。虔禱以候息。一日將夕。門媪促步而笑至。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

煙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候晤語既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煙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堂中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煙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

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
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
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
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託門
媪贈煙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
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蘂宮
仙馭來煙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
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

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媼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渝句常得一期于後庭矣展微寄之思盤宿昔之心以爲魚鳥不知人神相恥或景物寓目詩詩寄懷來往便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煙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愼言我

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迫如常入直。遂潛下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墻至後庭。見煙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煙詰之。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煙呼

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啓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致閤中連呼之聲言煙暴發致頃後數日瘞于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詩曰妾貌雖不迨桃李

而零落過之。捧君往什。婢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覓墜樓人。其夕夢煙戰手而言曰。國士有音待君得金乎。何至孫岸言。甚相語。屈當屈君於地下面証之。數日李生一卒。時人異焉

非烟女之蕩者也。不足取。取其文而已。自夫詩教衰而經義之科立。士之